

国学精华读本

庄子

(战国)庄周◎著

(庄子)，亦称《南华经》，道家经典之一。庄子，名周，宋国蒙（今安徽蒙城）人。他继承和发展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认为“道”是无限的，自本于根，无所不在，他强调事物的自生自化，否认有神的主宰。他的思想包含着朴素辩证法因素。文章汪洋恣肆，并采用寓言故事形式，想象丰富。《庄子》在哲学、文学上都有较高研究价值。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国学精华读本 ·

庄子

王 勇 选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学精华读本/刘悦霄编著.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6. 7

ISBN 7-204-08507-8

I. 国... II. 刘... III. 国学—通俗读物
IV. Z12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1537 号

国学精华读本

刘悦霄主编

责任编辑 娜 拉

封面设计 骧 平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大厂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32 开

印 张 100 印张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7-204-08507-8/I·1776

定 价 200 元 (全 20 册)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 (0471) 4971562 4971659

前 言

我们伟大的祖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五千年积累的文化中的精华,是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古典文学有着现代文学不可企及的优势,那就是它极高的文化含量。学习者不仅从中得到全面的知识素养,而且还在潜移默化中养成醇厚的道德人格。毫无疑问,文化经典往往是古代圣贤人的懿行嘉言。面对中国如此博大精深文化,中国人必定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和研究。

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将中华古典文学珍品介绍给广大读者,我们精选版本,重新整理,博采众家之长,最终编纂成《国学精华读本》系列书籍。

中华古典文学涉及领域广泛,种类繁多,远非我们所能面面俱到地兼收并蓄,所以我们主要收集流传久远并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作品,意在使优秀作品能为当代读者所接受理解。为此我们对作品重新选编、选译、选注。对其中疑难句段做重点注释,突出主题,把最为精华的部分展现给读者。相信《国学精华读本》系列会帮助读者加深对古典作品原著的理解,做到开卷有益。

本系列书的编排定位,以帮助我们达到精读为目的,同时充分考虑到读书兴趣及经济承受能力,对有些典籍的内容,进行了部分删减,从而既注重了古典文学作品的通俗性和普及性,又充分体现了轻松读书、娱乐读书的宗旨。

因我们水平有限,未能使案头工作更上一层楼,不免心存遗憾。但可以欣慰的是我们努力了,见到了成果。相信广大读者能和我们一样,畅游于古典文学珍品的海洋,博览群书,充分享受阅读的乐趣。

目 录

内篇

逍遥游	1
齐物论	8
养生主	22
人间世	25
德充符	38
大宗师	47
应帝王	61

外篇

骈拇	67
胠箠	72
在宥	77
天地	87
天运	101
刻意	112
缮性	115
秋水	118
达生	130

杂篇

庚桑楚·····	142
徐无鬼·····	151
外物·····	167
寓言·····	174
列御寇·····	178

内 篇

逍遥游

【原文】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译文】

北边的大海有一种鱼，它的名字叫鲲。鲲特别大，不知道它有几千里长。它变成一种鸟后，名字就叫鹏。鹏鸟的脊背，也大得不知道有好几千里。当它振作精神飞起来的时候，双翅展开就像天边的垂云。这只鸟儿，随着大海波涛迁移到南海。南海，就是天然的大池。

《齐谐》这本书，是记载怪异之事的书。书上记载：“在鹏鸟迁向南海的时候，激起三千里高的水浪，翅膀鼓动起的大风，直冲九万里高空。大鹏是顺着六月大风而离开北海向南飞去的。”野马般的气流，飘飞的尘埃，以及游动的生物在风吹中飘荡。浩天苍翠，那就是它的本色吗？它的广博是无边无际的吗？大鹏朝下面看，不过就感觉到是这个样子而已。

【原文】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功。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功。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è)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译文】

况且，水积聚得不多不深，那就没有足够的浮力托起大船。

把一杯水倒在堂前低凹处，那么放进一根小草当作船还可以，但如放进一个杯子，就会粘着，这是因为水太浅而当作船的杯子太大的原因。如果风流不浩大，也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承托起巨大的羽翼。所以大鹏要飞九万里高，所有的风流都在它的翼下，然后才能凭借着风力，背靠青天毫无阻碍地飞往南海。

【原文】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xuè)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春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汤之问棘也是已：

汤问棘曰：“上下四方有极乎？”

【译文】

蝉与小鸠鸟见此情景，讥嘲道：“我们奋力飞起，碰上榆树和檀树就停下来。有时飞不上去了，就投落回地面罢了，何必要飞九万里高而向南海呢？”到苍苍莽莽的郊野去的人，只准备三顿饭的粮食，当天返回来，肚子还饱饱的；到百里地远的地方去，要准备春一宿的粮食；到千里路远的地方去，就要准备好三个月的粮食。这两只蠢鸟哪里晓得这个道理呢？

小聪明是无法理解大智慧的，寿命短的也无法了解寿命长的。凭什么知道是如此的呢？朝生暮死的虫子无法知道一个月的时光，寒蝉不知道一年的时光，这就是寿命短造成的。楚国的南部有一只灵龟，（因为长寿，所以它）把五百年当作一个春季，把五百年当作一个秋季。远古时代有一棵大椿树，它以八千年为一个春季，以八千年为一个秋季。这，就是因为寿命长才这样。彭祖直至今天还以长寿而举世闻名，许多人不自觉地想攀他，不是很可悲的吗？

汤问棘也有这样的话。

汤向棘问道：“上下四方有界限吗？”

【原文】

棘曰：“无极之外，复无极也。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

此小大之辩也。

【译文】

棘回答说：“没有极限之外，仍然是没有极限。在不毛之地的北方，有一个无边无际的大海，它就是天然形成的大池。那海里有一条鱼，身体宽数千里，身体有多长无人知道，它的名字叫做鲲。那儿有一只鸟，名叫鹏。鹏的背部高耸如泰山，翅膀大得像天边垂下的云流，乘着大风之势直飞达九万里高空，超过了一切浮云，背靠苍天，然后将飞往南海。在沼泽边生活的小麻雀嘲笑它道：它将到什么地方去呢？我腾跃着向上飞，只飞几丈高便落下，在蓬蒿丛中飞来扑去，这就是我飞翔本领的极限了。而它，究竟要飞到什么地方去呢？”

这就是小和大的差别。

【原文】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

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译文】

所以，那些才干胜任一官之职，行为可以顺应一乡的风俗、

品性，又符合国君心意，而获得全国人民信任的人，他们对自己的评价也恰如麻雀那样自鸣得意呢！因而宋荣子就嘲笑他们。宋荣子能做到全社会都诋毁他，他并不因此更振奋；全社会都毁谤他，他也不沮丧。他能认清自我和外在的分别，辨准光荣和耻辱的界限，不过这样而已！他对于世俗的荣耀并不急急冲冲地去追求。即便如此，他仍有不足之处。列子能驾风行走，那样子真令人觉得轻盈悦目，过了十五天后才返回来。他对于追逐福禄之类的事，也没有匆忙地去做。他这样虽然可以免于步行之苦，但还是依凭了其他东西的。

如果能顺应自然的规律，并掌握住“六气”的变化，遨游于无穷无尽的境地，他还凭借其他什么东西呢！

所以说：品性极高之人可以达到忘我的境界，精神世界完全超然于俗念的神人并不追求功名，完美的人反而默默无闻。

【原文】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

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鷦鷯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肩吾问於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迳庭，不近人情焉。”

连叔曰：“其言谓何哉？”

【译文】

尧把天下让给许由时说道：“日月都升上天了，但烛火还不熄掉，要与日月争辉，不是很困难吗？及时雨都降落了，却还去挑水灌溉，对于滋润田中庄稼，岂不是白费吗？您一旦主政，天下就会安定，但我却占着这个帝位，自觉非常不妥，请允许我把天下让给您。”

许由回答道：“您主政天下，全国都已经治理得很好了，但我却来取代您，是为了追逐名誉吗？名分不过是一个人外在的

东西，你要我追逐这外在的东西吗？小鸟在深林中做窝，一枝树丫就足够了；偃鼠在河边喝水，喝饱也就足够了。您还是打消念头回去吧，我拿天下下来干什么呢？厨师即使罢工不干，祭祀主持人也不应当越俎代庖呵！”

肩吾向连叔问道：“我听接舆这个人摆谈，他说的话大而不当，一说下去就海阔天空跑了题。我对他的言论很惊诧，他说那些好像银河一样漫无边际，与主旨相差极远，实在是太不合情理了。”

连叔问道：“他说了些什么呢？”

【原文】

“曰：‘藐姑射(yè)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病而年谷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

连叔曰：“然！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犹时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

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纹身，无所用之。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窅(yǎo)然丧其天下焉。

【译文】

“他说：‘在遥远的姑射山上，住了一个神人，肌肤像冰雪那样白嫩，姿态像处女般柔美。他不吃粮食，只吸清风喝甘露。他能乘云雾驾飞龙，在四海之外遨游。他神情专注，使得世间万物不受灾害，谷物年年丰收。’我认为这是轻狂之语，不足为信。”

连叔回答道：“当然啦！对瞎子是无法与他共同欣赏花纹和色彩的，对聋子是无法与他共享钟鼓的乐声的，难道只是身体器官有聋、瞎这种情况吗，心智也有同样情形呵！这个话，似乎说的就是你呀！姑射山上那位神人，他的德行，广施万物而浑然一体。人世间总是喜好纷扰追逐，他怎么愿疲倦忙碌地去管人

间俗事呢？那个神人，外界无法加害于他，洪水滔天他也不会被淹死；干旱得金石熔化遍地漫流，山枯土焦，他也不会感到热，他遗弃的尘垢秕糠，也可以造成尧、舜那样的圣主明君来，他怎肯介入嚣张混浊的现世呢！”

宋国人到越国去贩卖帽子，但越国人习惯剪光头，身刺花纹，所以用不着帽子。尧管理天下的人民，使海内安定和平。他到遥远的汾水北面姑射山上，拜见四位得道的超人，不禁茫然若失（像一下子找到了归宿），完全忘了自己是天下的君主。

【原文】

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鸣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

庄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絖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以洴澼絖，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则所有之异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途，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

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shēng）乎？卑身而伏，以候敫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译文】

惠施对庄子说道：“魏王送给我大葫芦的种子，我种下长大后，结出的果实有五石那么大。用它来装水，水的压力太大它承受不了。破开它做瓢，但这样的瓢也大得没地方能搁下。不是这葫芦不大，只因为它没用处我就将它打碎了。”

庄子回答道：“你真不善于使用大东西啊！有个宋国人，长于制作治疗手冻裂的药品，因而他家世代都靠漂洗丝絮为生。有个外地人听说他善于制作防冻药，愿意出百金的高价买他的药方。这个宋国人于是召集全家人商议道：‘我们世代代漂洗丝絮，只不过得到很少一点点钱；现在卖出这种制药技术，一下子就可以得到百金巨款，干脆就卖了吧！’那个外地人获得药方后，就拿着方子去游说吴王。正碰上这时越国发难，吴王就派他统领军队，冬天和越人在水上作战，（因吴军有药不怕冷水冻伤，）大胜越人。这个人因此而受到吴王割地奖赏。同样一个治疗冻裂手的药方，有人因此得到封赏，有人却只是用来保证漂洗丝絮不被冻伤，这就是使用的方面不同导致的。现在您有五石容量大的葫芦，为什么不把它系起来，制成腰舟而游于江湖之上呢？你却担心什么它太大了无地方放置，可见您还是头脑不灵呵！”

惠子对庄子说道：“我有一棵大树，人家都把它叫做‘樗’。它的树干有许多木瘤盘结因而不中绳墨，它的枝干又弯弯曲曲的不合乎规矩，虽然生长在路边，但木匠看都不看一眼。现在你的这些言论，大而无用，大家都会唾弃的。”

庄子回答说：“您没有观察过猫和黄鼠狼吗？它们低伏着身体，等待出游的小动物；东西跳跃掠夺，不避高低。不曾想到落入猎人设置的机关中，死于网罗里。再看看那些繁牛，庞大的身躯好像天边垂下的云彩，虽然无法抓住老鼠，但他的本领可大啦！现在您有这么大一棵树，却愁无所应用，为什么不把它植养在什么也没有的地方，栽种在无涯无边的旷野中，轻松地在树边漫步，悠闲地躺在树下呢？如此，大树不会遭到刀斧的砍伐，也没有什么东西去伤害它，虽派不上什么用场，但怎么会有什么祸害呢！”

齐物论

【原文】

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

子游曰：“敢问其方。”

子綦曰：“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呺。而独不闻之蓼蓼乎？山陵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謦者，叱者，吸者，叫者，譁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刀刀乎？”

子游曰：“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敢问天籁。”

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

【译文】

南郭子綦靠着几案坐下，昂首向天缓缓吐出一口气，那表情痴呆的样子，好像他的精神已飞出了躯壳，自由忘我。颜成子游小心翼翼地陪站在他跟前，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呀？躯体安静固然可以让它像枯枝一样，但人的精神难道也可以使它像死灰一样毫无生气吗？您今天靠在几案上坐着，和以往您靠在几案上坐着的情形大不一样哩。”

子綦回答说：“偃，你问得正好。今天我超脱了原来的我，你能理解吗？你听说过‘人籁’，也没有听说过‘地籁’；你即便听说过‘地籁’，也没有听说过‘天籁’吧！”

子游说道：“请问这三者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子綦解释道：“大地吐出来的气流，就叫风。那风不吹起来则已，一旦吹起来，世上各种孔穴都会怒吼。你独独没听说过那

长风呼呼的声音吗？山陵中高低盘回的地方，百围巨树上的各种孔洞，有的像鼻孔，有的像嘴巴，有的像耳朵，有的像屋柱上的方孔。有的像围圈的栅栏，有的像春稻子的白窝，有的像深池，有的像浅池；（那些孔洞中发出的声音）有的像急流的冲击声，有的像箭羽飞驰的啸声，有的像喝叱的声音，有的像呼吸的声音，有的像呼喊之声音，有的像哭嚎之声，有的像深谷山风吹发出的声音，有的像叹息的声音。前面的风声呼呼响着，后面的风声哗哗地应和着。小风则相应和的声音弱小一些，大风则相应和的声音宏大一些。大风吹过之后，又是万籁俱寂的状况。你单单看不见草木还在摇曳飘动吗？”

子游说道：“‘天籁’是各种孔穴发出的风声而已，‘人籁’是人吹竹箫等管乐发出的声音而已，请问‘天籁’是什么呢？”

子綦回答道：“所谓‘天籁’，不过是风吹万种窍孔而发出的各不相同的声音，之所以形成这种情况，都是因为每个孔洞的形态性质不一，使这些孔洞发出不同的声音（除了它们自己造成的以外，）还有谁呢？”

【原文】

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其发若机括，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其杀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为之，不可使复之也；其灰也如緇，以言其老漚也；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喜怒哀乐，虑叹变热，姚佚启态。乐出虚，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译文】

真正聪明的人豁达广博，耍小聪明的却表现出精明谨慎、计算周全的样子；真正有价值的言论气势宏大，富有感召力，而表面上精当的贫嘴则琐屑絮叨，没完没了。他们入睡后精神错杂，醒来后又形体不宁，与尘世诸事物纠缠不清，整天勾心斗角。有的出语迟缓，有的出语神秘，有的则谨言慎语，小心翼翼。碰上点危机就惴惴不安，碰上大事就失魂落魄。他们发言好像放出利箭一样，专门挑起是非攻击别人；他们不出声的时候就像发誓

隐藏心底秘密一般,等待取胜人家的良机。他们内心颓顿像万木凋零的秋冬一样,这说明他们在一天天地自我毁灭;他们沉溺于自己的卑鄙心机和行为之中,再不能恢复以前真纯的生机。他们心灵闭塞就像一团乱麻,这说明他们的心灵早已衰老败坏了;他们真心已丧失,再也无法恢复蓬勃的生气了。他们时而欣喜、时而愤怒、时而悲哀、时而快乐、时而忧惧、时而叹息、时而反复无常、时而内心恐惧、时而浮躁、时而放纵、时而张狂、时而作态,好像音乐声从孔窍中发出来,又像菌类在蒸腾的地气中繁衍一样。如此种种,天天在心中困搅不已,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算了吧!算了吧!一旦感悟出这一切发生的根本原因,不就明白这一切所发生的症结了吗!

【原文】

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见其形,有情而无形。

百骸,九窍,六藏,赅而存焉,吾谁与为亲?汝皆说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为臣妾乎?其臣不足以相治乎?其递相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与不得,无益损乎其真。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进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茶(niè)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译文】

没有我的对应面,就没有我本身;没有我本身,也无法表现出我的对应面。这样的认识也就接近于“道”了,但却不知道这一切是受什么主宰。好像冥冥中有一个主宰的东西,但又寻不着它的迹象。可以在实践中得到验证,虽然看不见它的外形,但它本身就是真实存在却不具形体的。

四肢骨骼,眼鼻耳口等器官,心肝肺肾等内脏,都齐备地存在于我身上,我和它们中的哪一个亲近些呢?你对它们都很珍惜呢,还是有所偏爱呢?如若没有偏爱,那都一视同仁地把它们当成臣、妾看待吗?是因为大家都是臣妾的关系而谁也无法支

配谁呢，还是它们轮流作为君臣呢？或者真的有什么“真君”存在着支配它们呢？无论能不能寻找到“真君”的外在形式，对它本身的存在是没有什么损害或增益的。

人一旦禀承了什么而形成形体，不能好好地进化自己却坐待形体耗尽，与外物一发生关系就互相磨擦矛盾，他们的所作所为像马飞跑一样，总是急急忙忙地追逐什么，却无法停止，这不是很可悲的吗！一辈子忙忙碌碌却并没有真正的成就，终生疲惫劳碌却没有寻找到自己真正的家园，这难道不是很令人悲伤的吗！有人说这种人不会死亡，可那又有什么好处！他的躯体渐消日萎，他的精神也一天天趋于死寂，这可不是最大的悲哀吗！人的一生，难道真的就是这么昏昧无知吗？是只我一人这样呢，还是别人也有不昏昧的呢？

【原文】

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是以无有为有。无有为有，虽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独且奈何哉！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其以为异于鞞(kòu)音。亦有辩乎？其无辩乎！

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

【译文】

如果只根据自己业已形成的意见作为自己处理事情的指南，那谁没有生活指南呢？何必一定要了解事物变化之理的聪明人才有呢？就是愚笨的人也是有的。自己思想还不成熟，而看待事物却有偏执的衡量尺度，那就好似今天到越国去而昨天就已到了那么荒唐。这种观点就是把没有看成有。将没有看成有，即便是无所不能的大禹，尚且无法理解，我单单有什么良策呢？

言论并不像吹动的风，说话的人议论纷纷，他们所阐述的却得不出结论。这种情况能真算成阐述出了道理呢，还是根本就